# 一次寻道问途之旅

平晓斌

一场接一场的雨,将太行山区 的气温迅速拉低。但我的心头是那 样热乎:不久前,我接到了参加第 23届全国检察文学笔会暨全国检察 机关文化品牌建设经验交流会的邀 请函。更令我兴奋的是,这次笔会 举行的地点是莫言老师的家乡—— 山东高密。

念兹在兹。这些年,我陆续读完 了莫言老师的作品,太想去书中的 "高密东北乡"走走,去"红高粱地"转 转;太想看看莫言老师作品中的原 型、原地、原事的情况;太想深入了解 莫言老师是如何创作出这些文学作 品的。去年参加检察文学笔会时,我 曾与其他学员提到过此事,没想到, 今年果然成真、成行。

这些年来,我总是以"文学孤勇 者"的形象,行进在无形又有形的"天 地"间,以文字的触角,在内心的抗争 中找寻支点。一篇篇朴实、朴素、朴真 的文字,如太行山的一粒粒小米,排 着队走出脑海,行进在眼前,又走进 心里,让我找到人生的"最优解"。连 续参加两届检察文学笔会,让我这个 "文学孤勇者"找到了归宿,更找到了 文学带来的"安全感"。原来,我并不 "孤勇",在检察系统,已经、正有、还 将有一批批的文学爱好者、作家、诗 人参与进来,形成一股强劲的力量, 行进在文学的时空里,构建起独特的

话语体系。

检察文学笔会的第一站在莫言 文学艺术馆开启。那天, 天空飘着 小雨,高密的"母亲河"胶河静静 地流淌。我靠在车窗上,陷入沉 思: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30 年来,到今天,有种"江郞才尽" 之感——今年前半年, 我将创作数 月、字数已近10万字的非虚构文稿 《我是检察"行政官"》在某个深夜 全部删除。我没有放过自己,知道 自己还需要沉下心来,提升创作水 平。年届"知天命"之年,当工作 经历与生活阅历同步增加, 似对人 间百态、世间万物、生命轮回熟视 无睹、麻木无光时,我知道,自己 写作的"瓶颈"出现了。我时常囿 于"写"与"不写","写什么""怎 样写"的困境之"窠"。就此搁笔也 可——但如此搁笔,却无法交代自 己的灵魂!写下去,如何才能走出 "瓶颈"之困,开辟新的"写道"? 前往莫言文学艺术馆参观学习,就 是一次文学的"寻道问途"之旅!

秋雨中的莫言文学艺术馆更显 神圣和庄重。伴随着讲解员的引 导,我们从一楼到三楼,又从三楼 到一楼, 布展区通过文稿、照片、 实物和影像等,全景式展示了莫言 老师的成长、创作和获奖过程。参 观时, 我把手机相机设置为自动对

焦拍摄模式,力争在短暂的参观过 程中留存更多的图片和视频,最后 手机因电量不足而关机。在莫言老 师的手稿区,我用手触摸着一张张 翻制成半透明胶片的手稿, 仔细查 看一行行、一段段改过的手稿,我 能想到莫言老师当年是如何以强大 的自控力,在长夜孤灯下,坐下 来,写进去,写出这些文字的!莫 言老师以"用笔唤醒民族记忆"为 使命,用他的笔,架起了一座连接 中国乡土与全球读者的桥梁。

在二楼的展区,一块写着"在《检 察日报》的日子"的版面,引起我的注 意。版面序言这样写道:从1997年到 2007年,在《检察日报》的十年,被莫 言称为一生中的黄金岁月,在文化 交流与深入生活方面有了更多的空 间与时间。另一方面,作为文学创 作者的莫言,有了更为广阔的视野 和对社会生活的认知,其间他创作 的每一部长篇小说都引起文学界的 巨大反响,此外莫言还将创作的热情 灌注到检察文学中,写了一批反映检 察官生活的作品,并参与培养了一批 检察文学人才……

对我而言,1997年也是个值得铭 记的年份。这一年的5月份,我考入县 检察院,并被分配在了办公室,从事 文秘、宣传工作,阅读《检察日报》成 为我的工作习惯,我很快注意到当时



与会嘉宾参观莫言文学艺术馆

《绿海》副刊开设的"名家专栏",在这 里我首次读到了莫言老师的文章,还 将一些文章剪了下来,粘贴在剪报本 上。如今20多年过去了,我依然对当 时报纸上莫言老师的速写头像和手 写签名记忆深刻。当时并不知道"莫 言"是笔名,出于模仿,在太行山区的 基层检察院,我也给自己起了"萧冰" 的笔名,使用至今。

三天的检察文学笔会,有讲 座,有互动,更有现场研学。学习内 容和议程安排得十分紧凑,受邀来做 讲座的"大咖级"作家、学者讲解深 刻、深入浅出,既有"乡土味"又有 "时尚风", 让我受益匪浅。新时代 的检察工作日新月异,生动具象的 检察法治实践,就是我们文学创作的 "富矿"!只有深潜下去写,贴着检察 办案写、贴着鲜活人物写,才能写出 记录法治进程,留存检察工作的好文 章!对此,我除了深耕,别无选择!我 除了坚持,别无他路!在莫言老师的 家乡,我的文学"寻道问途"之旅,以 一片秋日朗朗晴空的气象,深深镌刻

张哲/摄

在脑海里。 这天,雨后的高密,秋阳正好! (作者单位:山西省壶关县人民 检察院)

不久前,我随检察院的小伙伴们去了趟焦溪 古镇。

这座被列入"江南水乡古镇"联合申报世界 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古镇, 坐落于江苏省常州市 天宁区郑陆镇,依山傍水,阡陌交错,是典型的 江南水乡模样。

古镇背靠的山大有来头,唤作"舜过山"。据 传,4200多年前,舜帝巡历至此,开山辟河,俯 身耕作, 教化村民, 于是有了舜山、舜井、舜 河。一条河流蜿蜒于小镇间, 称为"龙溪"; 明朝 年间,朱元璋的师傅焦丙在此开办私塾,民众感 其恩德,称其馆塾为"焦店"。随着店铺增多,为 祈免于火灾,遂取"水能克火"之意,改名"焦 溪",焦溪古镇由此得名。

始建于乾隆年间的"咸安桥"坐落在焦溪古镇 西头,承载着南北往来的交通,是古镇现存唯一的 单孔平板石梁桥。桥面是两块巨大的石板,桥下是 四座石桥墩,牢固结实,2019年3月被列为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那一年的春夏之交,我们在走访时发 现,"咸安桥"上方"省级文保单位"的标志和说明 都已脱落, 桥头还堆放着一些石块、建筑垃圾。当 时,公益诉讼检察官郭联想就提出,"咸安桥"的文 物"身份"很难识别,周边还堆放着建筑垃圾,显然

不符合文物保护要求, 检察机关有必要做些工作。 那么, 古桥存在的问题, 我们能否督促相关

部门整改呢?由谁负责整改呢?回去后,我们翻 阅了大量法律法规,寻找法律依据。

"找到了!"郭联想兴奋地说道。法律明确规 定,地方各级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文物保护工 作, 县级以上地方政府承担文物保护工作的部门 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实施监督管理。此 外, 文物保护单位的标志内容说明应当包括名 称、级别、公布机关、公布日期,这些内容必须 简明醒目,并安装牢固,以确保公众能够清晰地 识别和了解文物保护单位的基本信息。找到法律 依据后,检察官们立即和当地政府主管部门进行 了沟通,并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尽快修缮。收 到检察建议后,相关部门也很重视,立即组织人 员到现场进行勘查,并制定了整修方案。

发出检察建议三天后,相关部门工作人员 就打来电话,邀请我们一起前往焦溪古镇回 访。我们驱车前往焦溪古镇时,已是黄昏,日 薄西山,远远看去,咸安桥的白色石板在夕阳余 晖中泛着金黄色的光泽。我们踏上咸安桥时, 发现桥身上白底红字的标志牌十分醒目, 古桥 的建造年份、详细说明清晰可见, 周围的建筑

垃圾也被清理一空。他们不仅对咸安桥进行了 修缮,也在积极开展针对其他古桥的修缮养护 工作。

现任天宁区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主任的秦 梓涵说,这些年来,团队一直在持续关注和保护 着焦溪古镇。古镇中未被列入保护名录的古树, 部分倾斜劣化的黄石半墙墙体,都在他们的保护 范围中。针对这些问题,他们向主管部门发出检 察建议,督促及时修缮养护。"晴姐,你知道么, 以往,我们的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都是摸着 石头过河。现在好了,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增设 了检察公益诉讼条款,为文物保护检察公益诉讼 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据,这是对我们检察公益诉 讼工作的肯定。"秦梓涵跟我说话的时候,那双明 亮的大眼睛中透露着坚定。

那日,我们穿梭于古镇的长街短巷中,看到 古镇在政府的大力修缮与扶持下,焕然一新—— 沿街店铺修葺完毕,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喜庆的 楹联带着墨香与祝福, 热情迎接过往游客。古镇 保留着"三河九桥六街十八弄"的街巷肌理,石 板桥干净整洁, 古树绿荫葱茏, 风过枝叶沙沙

(作者单位: 江苏省常州市人民检察院)

# [我]的[乡]愁[故]事

# - 1 1 a

乡村田野

李昊天/摄

## 稻田上的草垛

秋冬丰收以后,农民们总会把 脱谷的稻草杆子扎成一簇一簇的, 堆放在一起,如同一个小型的蒙古 包,又或者像一座奇形怪状的尖 塔,不管形状如何,它们都曾是乡 村孩子幸福的缔造者,也是乡村中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与春意盎然的满野绿色不同, 这时的稻田多是枯黄的干涸。只不 过,这种干涸并没有渲染出秋冬季 节的萧瑟,反而延续了收获的喜悦 与轻快。尤其是稻田上堆垒起来的 早已被风干的草垛,在阳光淡淡的 抚慰下,反射出几许若有若无的温 度,仿佛在人们的心中架起一个个 暖炉,驱散弥漫在空气中的寒意。

每一个草垛都记录着一个村 的故事,每一个草垛都守护着一代 人的童年。

辛勤的农民们, 垒起成堆的草 垛,大抵是为了能够在冬日里备足 耕牛的草料,为来年春种开一个

好头。孩子们却不用为了生计忙 碌,捉迷藏、扎草人、攀草垛…… 只将这一片零零散散堆满草垛的 稻田当作玩乐的天堂,在这里无忧 无虑地倾洒着欢声笑语。

秋冬时节的阳光是宝贵的。这 时候,最惬意的事情莫过于攀到草 垛顶端,随意地斜着身子躺在干草 上,接受阳光对身心的按摩。一些 尚未完全褪尽谷子的稻草杆子,还 会引来雀鸟竞逐,三五成群,叽叽 喳喳,好不热闹。于是乎,上有温暖 阳光普照,下有群鸟觅食之声,躺 在草垛顶上,仿佛置身云端,轻飘 飘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飞向千里之 外,为稻田上的美梦寻找一处可以 安家落户的好地方。

伫立在稻田上的金黄色草垛, 很多时候更像是大地的卫士,忠 诚、可靠,牢牢地守护着乡村的记 忆与村民的渴望。它们经历了成 熟,经历了收获,卸下沉甸甸的荣 耀之后,只剩着几分谦虚与踏实。

伴随村子度过整个秋冬,或许 在耕牛的咀嚼中实现价值,或许在

# 故乡组章

### 林杰荣

烈焰的燃烧中完成使命,那些稻田 上的草垛,终归有它们各自的结 局。而每一个结局,都是在迎接一 场全新春天的降临。

### 炊烟与灶

一直觉得,炊烟就是一个村子 最独特的语言。小时候,每次到奶 奶和外婆家去,我最喜欢的事就是 一头扎进油烟弥漫的小厨房里,帮 老人看灶生柴火。

听着灶炉里传出"噼噼啪啪" 的类似放鞭炮的烧柴火声,我心中 就没来由地产生了兴趣,不停地往 里面添柴加薪,想一直听那快节奏

每到这时候,奶奶和外婆总是 笑呵呵的,一个劲儿地夸孙儿懂 事,却不知道、或许也不会在意我 热衷于烧柴火的真正缘由。

炊烟在祖孙其乐融融的氛围 中袅袅升起,如同一个欢快的闹 铃,摇响了乡村的用餐时间,也记 录了村子里家家户户天伦共聚的 美好时光。

其实村子里许多人家很早就 用上了煤气灶,但是逢年过节,他 们也都会支起大锅,点燃柴灶,用 不断升腾的炊烟庆祝节日的到来。

对于乡村而言,炊烟不仅仅是 外在,更是一种内涵。

教科书里,在描述乡村的时候, 时常有这样的画面:一排排黑瓦房 错落有致,端坐在烟雨朦胧的绿色 世界,仿佛村庄的守望者。炊烟则是 守望者的心声,淡淡飘起,缓缓升 空,向着蓝天白云倾诉。这一静一动 之间,将村庄的和谐安宁完美呈现, 如同一卷栩栩如生的水墨田园。

赵丽宏先生将炊烟比作"一种 动人的招手,一种充满魅力的微 笑,是一个似曾相识的陌生人,友 好地向你挥动一方柔情的白手 绢",这句话不但生动形象地刻画 了炊烟的飘摇形态,更体现了炊烟 中蕴含的淳朴好客的乡村精神。

如今,炊烟和那些逝去的年代 一样,逐渐成了我们记忆中的东 西。很难再看到一帮小孩子围着灶 炉争相添柴的情景,很难再看到一 片乡野中炊烟弥漫的画面。

发展新事物,并不意味着将旧 的东西全部抛弃,而是应该做好新 旧之间的衔接磨合,尤其是对那些 逐渐减少甚至趋于消失的人文景

观,要多一些关注。 柴灶煮食以及炊烟都是一种 传统的人文景观,希望这份古朴的 温暖,能够永远留在时光里,不被 岁月冲淡。希望待我年迈时,再回 生我养我的故乡,还能看见柴灶冒 着热气,听见故乡用它独有的语 调,继续把那些琐碎又暖心的乡村 故事,讲给我的子孙听。

### 母亲的缝纫机

母亲的第一台缝纫机、也是她 的最后一台缝纫机,年岁估计比我 们都要大,至少打我记事起,它就 一直是母亲的好帮手。

那是一台老款的脚踏式缝纫 机,通体黝黑,对于幼时的我而言 显得格外笨重,仿佛一位身形魁梧 的庄稼汉,平时沉默不语,只有在 劳动的时候才发出响亮的声音。

母亲当时的工作是为别人做 衣服,但她并不能算是专职裁缝。 事实上,那时候许多妇女都会在家 里承接一些替人量体裁衣的手工 活,毕竟当时村子里还没有什么服 装厂,甚至连手工作坊都比较少, 一般都是个人承接之后在自家做 活,所以,也有不少人家里备着一 台脚踏式缝纫机。

当然,在日新月异的现代化电 器面前,这款脚踏式缝纫机是那么

苍老,如同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 早已失去青春的气息。但在它的年 (二 代,也曾有过属于它的荣耀,也曾 有过属于它的辉煌,这些是任何东 西都无法抹去的,包括岁月。

小时候,除了过年过节时会买 一件新衣裳,其余时间,我们一家 三口身上所穿的衣服基本都由母 亲制作,大到精良的翻新改制,小 到普通的缝缝补补,都难不倒母亲 的一双巧手。这里头,脚踏式缝纫 机可谓劳苦功高。

我曾经一时好奇,拿着两块碎 布,垫到缝纫机的针口下,凭着记 忆,模仿母亲的动作,脚吃力地踏 着脚踏板,"哒哒哒"——缝纫机的 针头很快就运作起来,在布料上走 出了一条缝合的边线。很简单嘛, 出乎意料的顺利让我觉得裁缝这 份工作十分容易。直到抽出布料, 我才傻了眼。原本已经缝合了两块 布料的边线,轻轻一扯,竟然一下 子都滑了出来,两块布料瞬间分 离,费了半天劲居然做了无用功。 这与我记忆中母亲使用缝纫机之 后的效果截然不同。

要面子的我并没有将这次失 败的尝试告诉母亲,但是对于母亲 的缝纫工作从心底生出了敬意。我 明白,这看似简简单单的一针一 线,其实包含了数不清的智慧与精 力,不花几分心思,未必能够做好。

习惯了母亲边踏着缝纫机、边 哼着小曲,那原本听来颇有些吵的 "哒哒哒"声也变得柔和了许多,甚 至在很多个夜晚,都是那略显单调 却韵味独特的声音伴我入眠。现在, 当我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时,反倒 有些怀念当年那"有节奏的噪声"。

搬进新家后,脚踏式缝纫机就 被搁置在了三楼的小阁楼里,与我 的小学成绩单、中学教科书、旧相 册、老桌椅等旧物堆放在一起。虽 然我又零星听到过几次"哒哒哒" 的声音,但是那声音实在太弱,太 轻,根本无法触动那段早已被尘封 的往事。或许,若干年后,它会真的 销声匿迹,但我总盼着,别让它真 的被遗忘在阁楼里。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奉 化区人民检察院)

## 山间有个红绿灯

赵庆利

周末携家带口钻进深山, 把帐篷 扎在溪涧边。孩子赤着脚追石缝里的 小鱼, 凉鞋在青苔上打滑时的惊叫, 惊飞了悠闲踱步的麻雀; 妻子举着相 机追拍野菊,裙摆扫过草丛,掠过一 串露水; 我守着吱吱冒油的烤串, 看 炊烟被山风扯成细丝, 混着远处的溪 流声,成了最惬意的背景音乐。暮色 漫上来时, 酒瓶底朝天, 连带着笑声 都浸在草木香里——那时总觉得,这 山间的自在, 全凭自然的心意

返程的路像条银丝带缠绕在山腰 间。车窗摇下来, 风裹着松针的气息 扑进来,望着平整的柏油路面,我忍 不住跟坐在副驾的妻子念叨:"这路 修得是真不赖。你看那护栏,沿着山 势弯出的弧度多好看呀, 既护住了安 全,又没挡住看山的视线。"妻子正 翻看着相册里的野菊, 头也不抬地接 话道:"以前听山里的老人说,进出 一趟要走大半天山路, 现在车轮子一 转就到了。"我望着远处山坳里隐约 可见的农家乐屋顶,忽然懂了,所 谓"要想富先修路",修的不只是物 理的路, 更是把自然馈赠与人间烟火 连起来的桥

车队慢慢往前挪, 没人抢道, 连 喇叭都少响。后视镜里, 后车上的小 朋友正举着片枫叶贴在玻璃上。我又 乐了:"你看这秩序,倒比城里某些 路段还从容。"妻子笑着说:"大概是 山景太耐看, 谁也舍不得急吼吼地赶 路。"当时以为,这份从容是风景养 出来的性子,后来才明白,从容的底 色里, 藏着对规则的默契。

正美滋滋呢,前车忽然刹住了 山路弯弯绕绕, 前头啥情况都瞅不 见。我从车窗探出去,嘀咕道:"这 是咋了?别是出交通事故了吧?" 话音刚落, 旁边的陡坡上滚下几块碎 石,在路面蹦跳着停下。我心里一 紧:这山路不比平地,真出点事,可 不是闹着玩的。

车队跟蜗牛似的,5米、10米地 往前蹭。我脖子都快伸成长颈鹿了, 忽然瞅见个红黄绿的东西——竟是红 绿灯! 它立在一块被山岩托着的平地 上, 灯杆刷着醒目的黄黑条纹, 像个 守在山口的哨兵。我一拍大腿, 笑出 声来:"嗨,闹了半天是它捣的鬼!" 可笑着笑着,又觉得有意思:在这处 处都讲究"顺其自然"的山里, 竟藏 着这么个"按规矩来"的物件

眼睁睁看着信号灯由红变绿,可 车队愣是纹丝不动。我有点着急:"这 都变绿灯了,咋还不走?"妻子忽然指 着窗外,说:"你看那信号灯旁边的牌 子,写着'急弯会车,依次通行'。"我顺 着她指的方向望去,才发现灯杆侧面 还有块小牌子,画着两个相向的箭头 被一个弯道隔开——原来它守着的, 是个"盲区弯"。

正急着呢,旁边蹿过来个骑摩托 的大哥。他戴着头盔,车后座绑着捆山 货,我赶紧招呼:"大哥,前边咋回事 啊?"大哥减速靠过来,声音透过头盔 传来,显得闷闷的:"两辆车在弯里蹭 了下,都等着拖车呢。还好有这红绿 灯,不然后面的车一窝蜂挤上来,怕是 要堵到天黑。"他一拧油门,车尾灯在 弯道处闪了闪,声音也飘散在风里: "这灯是去年才装的,之前每年都要出 几次事故,现在好多了!"

我愣了愣, 又望向了那盏红绿 灯。刚才觉得它扎眼,此刻再看,倒 觉得那交替的红绿光芒里, 藏着设计 者的细心——知道山路的险,才用规 则的确定性, 对抗自然的不确定性。

约莫过了半个多小时, 车队终于 开始缓缓移动。靠近事故点时,我才 看清,那个急弯果然刁钻:左边是直 挺挺的山壁, 右边是深不见底的沟 谷,两车会车时稍不留神,就容易蹭 到一起。而红绿灯的位置, 正好让两 边的车提前看到信号, 哪怕看不见对 向的来车,也能凭着灯色判断进退。

这时山风正好吹过, 我忽然想起 露营时看到的星空:星星看似杂乱无 章,实则循着各自的轨道运行,才成 了安稳的星河。这山间的红绿灯,不 就是给山路安上的"轨道"吗?它不 像城市里的信号灯那样规整, 却顺着 山势、贴着民心,把"自在"与"安 全"拧成了一股绳。

妻子忽然说:"你看那灯杆底 下, 还种着几丛野菊呢, 跟我拍的一 样。"我仔细一看,果然,灯杆基座 的石缝里, 几株野菊正开得热闹, 黄 色的花瓣迎着光,给这冰冷的信号 灯, 缀上了点山野的温柔。

原来最好的守护, 从不是与自然 为敌。就像这红绿灯, 既没拆了山 岩,也没砍了草木,只是在最需要的 地方, 立起一盏明明白白的灯, 让每 个走进山间的人, 既能享受自然的馈 赠, 也能被人间的智慧护得周全。

车过弯道时, 我特意回头望了一 眼。绿灯正亮着,在山影里透着暖 光, 像颗嵌在山间的星。

(作者单位:河南省安阳市殷都 区人民检察院)